

主编 杨晓敏 郭 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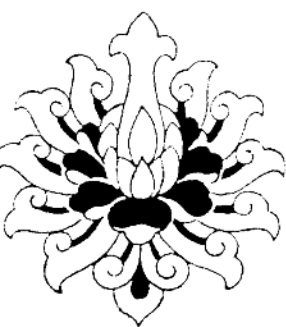


孙方友 小小说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主编 杨晓敏 郭 昕



孙方友 —— 小小说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002号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

孙方友小小说

杨晓敏 郭 昕 主编

责任编辑：张先瑞

校对人：王 旭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7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25

字数：150,000 印数：1—4,500

ISBN7—5404—1673—4

I·1336 定价：9.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422001）

序

吴泰昌

几十年来与方块字打交道，有时自己也写一点东西，总要面对大量精美有时却也是不那么精美的文字，说句老实话，能给人以新鲜感的东西并不很多。然而也有例外，那就是小小说。对一部分小小说，我始终是抱有兴趣的。无论何时何地，随便翻阅几篇，或多或少地都会给我一点意外、一点迷惑、一点惊喜。

如果让时光倒转，十几年之前，恐怕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小小说——或者说微型小说——究竟是怎么回事的。穷本溯源，我国小小说的发端也许可以一直追溯到《世说新语》，但无可否认的是近十几年来小小说在我国获得长足的发展，极大的普及，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节奏的加快，小小说已经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读者，人们似乎真的是越来越喜爱小小说了。

小小说，顾名思义，不过是短小精悍而已，小巧灵秀而已。在篇幅上、容量上、气魄上，小小说当然

无法与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甚至短篇小说相提并论，小小说是有其先天不足的一面的。有一利必有一弊，有一弊也必有一利。十几年来文学的发展，创作实践的结果是小小说化弊为利，在自己独有的领域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绩。正因为短小，才更要求精致，小小说的语言、情节是绝对掺不得水分的。不用担心在小小说中遭遇板起面孔的说教，令人乏味的冗长，胡编乱造的生硬，故作娇媚的煽情。小小说经常给人们一些意想不到的情趣、情节，一些新的视角、理念，一些浓缩的场景、画面：从这个角度来讲，小小说更像我们文学长廊中的盆景，它虽然不足以反映、记录我们这个时代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风云变迁，但我们却不妨从作者匠心独具的营构当中捕捉到大自然的风声雨声，依稀分辨出人情物事的沧桑巨变。将新时期以来小小说的创作实践作一次梳理总结，无疑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所幸的是，早已有人在做这件事了，这次八位文友的小小说结集出版，也是这件事情的继续。八位文友的集子当然不能够展示小小说创作成果的全貌，但我们何尝不可以将这八部集子亦当作一篇小小说，一个美丽的盆景来看待呢。吴金良的创作轨迹不正好和中国小小说文体由稚嫩走向成熟的轨迹相吻合吗？刘国芳叙述材料的细微特征不悄悄生成了小小说特有的丰富性与偶然性吗？许行实际上就

是在用小小说的形式再现自己的人生历程，孙方友的笔触伸向了过去时代的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他的文字当中的传奇色彩恐怕又不同于一般的传奇作品。而王奎山的作品又是多么富于生活气息与独特的情感体验呀。谢志强在方寸之间花样翻新变化莫测，他可以把小小说写得很有故事性，也同样可以写得很散文化，生晓清看到了太多的时代悲剧与生活喜剧，他的描绘总是被一种“理性精神”所主导着。凌鼎年则在不断寻找着变化，寻找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人心态的准确把握……尤其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终于看到一批有名的和不那么有名的，十几年来在小小说创作的田野上辛勤耕耘并卓有成效的作者结集出版他们的代表作，这说明我们的小小说领域也终于有了一支稳定的，质量上过得硬的创作队伍。

我的朋友杨晓敏先生和郭昕女士，是这套《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的主编。他们为倡导小小说这种文体，曾编选过几套小小说选集，这次又推出这套丛书，系统推介小小说领域的成名作家，这对于促进我国小小说创作队伍的发展和兴盛，对于促进我国小小说创作的繁荣，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愿小小说这朵小花在文学的百花园里开得更加艳丽，愿我们在小小说的领地里能有更多的惊奇，更多的发现。

1996 岁末于北京

目 录

序	吴泰昌(1)
雅盗	(1)
蚊刑	(5)
捉鳖大王	(8)
邮差	(11)
女匪	(15)
天职	(18)
追魂	(22)
曹记酱菜店	(25)
花船	(29)
壮丁	(31)
泥兴荷花壶	(36)
刺客	(41)
守墓	(46)

水妓	(49)
文庙	(53)
弦歌书院	(57)
墨庄	(60)
泥狗	(65)
狼狽为奸	(70)
赛酒	(73)
绑票	(76)
狼狗	(81)
陈州二杰	(85)
水龙张三	(89)
刀笔	(92)
侠女	(96)
虎痴	(100)
蒲黄	(103)
官威	(107)
匪婆	(112)
如意	(119)
首富	(123)
功名	(126)
猫王	(129)
匪医	(134)
龙氏装裱坊	(138)

葡萄	(142)
月夜	(145)
狱卒	(149)
乔二	(153)
飞贼	(157)
奇药	(160)
龙泉剑	(165)
国宝	(169)
神偷	(174)
无辜	(177)
白大	(180)
乞丐	(184)
玩猴	(187)
山魂	(192)
产婆	(195)
困惑	(198)
鸟柏	(201)
描红	(203)
麻五	(206)
牛黄	(210)

作家创作谈：写到难处方知难	孙方友 (215)
作家印象记：孙方友印象	杨晓敏 (218)
作家创作论：传奇题材与故事意蕴	刘海涛 (221)

雅 盗

陈州城西有个小赵庄，庄里有个姓赵名仲字雅艺的人，文武双全，清末年间中过秀才。后来家道中落，日子越发窘迫，为养家糊口，逼入黑道，干起了偷窃的勾当。

赵仲是文人，偷盗也与众不同，每每行窃，必化装一番。穿着整齐，一副风雅。半夜拨开别家房门，先绑了男人和女人，然后彬彬有礼地道一声：“得罪！”依仗自己艺高胆不惧，竟点着蜡烛，欣赏墙上的书画，恭维主人家的艺术气氛和夫人的美丽端庄。接下来，摘下墙上的琵琶，弹上一曲《春江花月夜》，直听得被盗之人瞠目结舌了，才悠然起身，消失在夜色里。

赵仲说，这叫落道不落价，也叫雅癖。古人云：有穿窬之盗，有豪侠之盗，有斩关劈门贪婪无厌冒死不顾之盗；从未有从容坐论，怀酒欢笑，如名士之盗者。——赵某就是要当个例外！

这一日，赵仲又去行窃。被窃之家是陈州大户周家。赵仲蒙面入室，照例先绑了主人夫妇，然后点燃蜡烛，开始欣赏主人家的诗画。当他举烛走近一帧古画面前时，一下瞪大

了眼睛。那是一幅吴伟的《灞桥风雪图》。远处是深林回绕的古刹，近景是松枝槎桠，板桥风雪。中间一客，一副落魄之态，骑驴蹒跚而过，形态凄凉。中景一曲折清泉，下可连接灞桥溅溪以助回环之势，上可伸延向窗渺以续古刹微茫……整个画面处处给人以失意悲凉感！

赵仲看得呆了。他由画联想起自己的身世，仿佛身临其境，变成了那位骑驴过客，不由心境苍凉，心酸落泪。不料趁他哀伤之时，周家主人却偷偷让夫人用嘴啃开了绳索。周家主人夺门而出，唤来守夜的家丁。家丁一下把主人卧房围了个严实。

赵仲从艺术中惊醒，一见此状，急中生智抓过夫人，对周家主人说：“我只是个文盗，只求钱财，并不想闹人命！你若想保住夫人，万不可妄动！”

周家主人迟疑片刻，命家丁们后退了几步。

见形势略有缓和，赵仲松了一口气。他望了周家主人一眼，问：“知道我今日为甚吃亏吗？”

“为了这幅画！”周家主人回答。

“你认得这幅画吗？”赵仲又问。

周家主人见盗贼在这种时候竟问出了这种话，颇感好笑，缓了口气说：“这是明朝大家吴伟的真迹《灞桥风雪图》！”

“说说它好在哪里？”赵仲望了望周家主人，挑衅般地问。

周家主人只是个富豪，对名画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自然说不出个道道儿，禁不住面红耳赤。

那时候赵仲就觉得有某种“技痒”使自己浑身发热，开始居高临下，口若悬河地炫耀道：“吴伟为阳刚派，在他的勾

斫斩折之中，看不出一般画家的清雅、幽淡和柔媚，而刚毅中透凄凉的心境处处在山川峰峦、树木阴翳之中溢出。不信你看，那线条是有力的勾斫和斩截，毫无犹豫之感。树枝也是钉头鼠尾，顿挫分明，山骨嶙峋，笔笔外露……”说着，他像忘了自己的处境，抓夫人的手自然松了，下意识地走近那画，开始指指点点，感慨阵阵……

周家主人和诸位家丁都听得呆了，个个木然，目光痴呆，被盗贼那临危不惧的执迷而叹服不已。

赵仲说着取下那画，对周家主人说：“此画眼下已成稀世珍品，能顶你半个家产！你不该堂而皇之地挂它，应该珍藏应该珍藏！”

周家主人恭敬地接过那画如接珍宝，爱抚地抱在了胸前。

赵仲拍了拍周家主人的肩头，安排说：“裱画最忌虫蚀，切记要放进樟木箱内！”说完，突然挽过周家主人的胳膊，笑道：“让人给我拿着银钱，你送我一程如何？”

周家主人这才醒悟，但已被赵仲做了人质。万般无奈，他只得让一家丁拿起赵仲开初包好的银钱，“送”赵仲走出了大门。

三人走进一个背巷，赵仲止了脚步，对周家主人笑道：“多谢周兄相送，但有一言我不得不说，你老兄抱的这幅画是一幅赝品，是当初家父临摹的！那真品仍在我家！为保真品，我宁愿行窃落骂名而舍不得出手啊！”

那周家主人这才恍然大悟，一下把画轴摔得老远，忿忿地说：“你这贼，真是欺人太甚！”

赵仲飞前一步，拣了那画，连银钱也不要了，双手抱拳，

对着周家主人晃了几晃，然后便飞似地消失在夜色里……

从此，赵仲再不行窃，带着全家躲进偏僻的乡村，用平日盗得的银钱买了几亩好地，白日劳作，夜间读画——读那幅《灞桥风雪图》。

据说，赵仲常常读得泪流满面……

蚊 刑

陈州城四周皆是湖，万余亩，水天一色，素有“水城”之誉。湖内蒲草丛丛，荷花片片，因而夏日多蚊虫。傍晚时分，那蚊虫便密匝匝飞出，团团而来，团团而去，云集之处，铺天盖地，“嗡嗡”之声，能传百步之遥。

此地蚊虫，针长翅大，肚明腿花，为花脚蚊子，咬人贼轻，过后则又肿又硬，奇痒难忍，素有“飞蛇”之称。

每到夏日傍晚，陈州内外便火艾熏天。外埠人进陈州，必得先经得起火艾薰，要不，你就无法呆下去。洗澡要带火艾，一手举着在头上绕圈儿，一手搓灰洗身，稍慢一时，便黑压压落满前胸后背，搭手一拍，鲜血满掌。晚间大解，更需火艾，一手提裤脱裤，一手拿火艾身前身后甩。若不然，落下黑麻麻一层，屁股当即要“肥”一圈儿。更可怕的是叮了人的要害。那玩艺儿最怕叮，肿得透明，屙尿也要滴湿鞋。据传当年包公下陈州就曾受过此苦。好在人们不愿朝清官身上泼黑，于是未见诸文字，只是口传而已。

因而，此地火艾有价钱。

先前的时候，陈州一直为府。不知何朝何代，降为县。首

任知县姓贾，至于叫贾什么，已无从考究。此人为人刁毒，搜刮民财，不择手段，人送外号“花脚蚊子”。每到夏日，他必做火艾生意，而且还订了“土政策”：不准外埠或本地客商在此出售火艾。独门生意好做，因此他年年必发火艾财。

火艾生意，扎本小，获利大，商人和四周村民见钱眼开，便偷做。每每抓到偷售火艾者，贾知县就用蚊刑惩罚之。

蚊刑，顾名思义，就是用蚊子叮。让人把罪犯衣服扒光，然后缚了，划船送到河心，看守守在四旁，坐在吊了帐子的船上。受刑者如若天明五时身亡，罪有应得；如若命大不死，当场放生。可大多受蚊刑者，皆撑不到黎明，便浑身浮肿，一命呜呼。

有时候，贾知县也用此刑法严惩土匪和惯偷。偷偷倒卖火艾的商人和村民虽然对贾某奈何不得，但土匪们却不是好惹的。土匪们扬言，若有一天活捉贾知县，一定要为弟兄们雪耻。

这一年七月，一队土匪夜袭县城，果真绑走了贾知县。到了一处，众匪推出贾知县。匪首望了望一县之长，冷笑一声，当即命令，用蚊刑。

几个匪徒应声把贾知县的衣服扒了个净光，知县又白又胖，如同刚褪净的肥猪。一匪徒照腓一掌，脆响。众匪大乐，细看父母官，仍气宇轩昂，不屑一顾。匪首大怒，高喝：“上刑！”众匪应声而动，把知县缚了，搁到船板上，送到湖中。

时处盛夏，蚊虫极多。月光下，众匪坐在吊了帐子的大船上，喝酒吃肉，笑看贪官丧九泉，那贾知县身上早已落满了蚊虫，里三层外三层，如蜂房一般。一时间，知县又

“肥”了许多，像陡然下了一场黑雪，父母官被埋进了雪堆里……那知县如死了般一动不动，直到天明。众匪以为知县已亡，给他松了绳索。没想他突起，虽然眼肿脸胖，竟没死。众匪惊诧，问：“你怎么没死？”

知县笑道：“蚊子，懒虫也，吃饱喝足便是睡觉。吾一夜如眠，怕的就是惊动他们。这样一来，后边的蚊子过不来，趴在身上的已喝饱，是它们保全了我！说出道理来怕你们不懂，这就叫逆来顺受！”

“胡扯！”匪首怒吼，“我们兄弟为何叮死了？”

“这就怪他们自己了！蚊刑中有明文规定：天明不死者放生。可他们耐不住，来一批蚊子刚喝饱，他们便摇头晃身，把它们赶跑了，于是又来了一批！一夜之间，赶跑一批又来一批，赶跑一批又来一批……如此循环，那血哪有不被喝干之理呢？”

众匪惊叹。

匪首顿悟，当下就放了贾知县。